

中國丹砂之應用及其推演

勞　　榦

化學的發展，本來有兩個來源。在理論方面啟發於希臘的哲學家，在實驗方面出於中世紀點金的術士（Alchemist）。鍊賤金屬爲貴金屬雖然埃及時已有此思想，巴比倫，腓尼基，印度，也有許多應用的實驗，Chemistry一字語根也是埃及的意思。但發揚光大傳到歐洲乃出於阿拉伯人，其時當中國的宋代（十一世紀）到明代的中葉（十五六世紀），遠在中國鍊金術士以後。中國和其餘民族一樣，在舊石器時代，已經重視丹砂，但希望從丹砂鍊出黃金，據紀載漢時不惟有此思想，而且有詳細的方法，阿拉伯的術士與中國的關係，一時雖不能爲詳確的證明，但中國的製鍊丹砂，確經過長時期的單獨發展，乃不容否定的事。現在就與丹砂有關的史料敍其推演的經過如下。

一 尚赤與丹砂的關係

中國後代的尚黃是沿襲隋代的事，以前大都尚赤的，秦人據說曾經爲五行的關係而尚黑，但詳細制度難考。禮記檀弓稱『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乃據漢人的三統說而言，未足爲信。從各方面看來，只有周人尚赤是正確的。夏代不能考見，殷人則不惟不尚白，反有尚赤的可能。我聽見梁思永先生說在安陽，殷墟，一切儀仗采繪都以紅色爲主，可見檀弓的話不盡合。周人尚赤的事，因爲時代較近，所以三統說不能違反不遠以前的事實。現在將周人尚赤的事，舉例如下：

（1）衣服

方叔率止，約軛錯衡，服其命服，朱芾斯皇。（詩小雅采芑。）

四牡奕奕，赤芾金馬。 (詩小雅車攻) 正義『天官履人注馬有三等，赤馬爲上……此云金馬，則禮之赤馬也。』

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詩小雅斯干) 箋：『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

錫汝玄衣黻純，赤芾朱黃。 (頌鼎。又趙鼎，師毛父段，毛公鼎，師絳段，揚段，番生段，休盤，均有錫朱芾之事。)

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 (禮記禮器。)

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 (禮記郊特牲。)

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續綵，諸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齋冠也。 (禮記玉藻。)

韞，君朱，大夫素，士爵革。 (禮記玉藻。)

天子株襍衣冕，諸侯玄襍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服。 (荀子富國。高注，『株古朱字，襍與袞同，畫龍於衣謂之袞，朱袞以朱爲質也，衣冕猶服冕也。』)

(2) 宮室及其他：

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臘。 (書，梓材。)

莊公二十三年，丹桓公楹。二十四年刻桓公桷。 (見春秋經，杜注，將送夫人故爲盛飾。)

丹漆雕幾之美。 (禮記，郊特牲。)

紅壁沙版，玄玉梁些。 (楚詞招魂。王逸注，紅赤白色，沙丹沙也。)

諸侯垣有黝堊之色，無丹青之采。 (御覽一八七引新序。)

彤弓一，彤矢百。 (書文侯之命。)

彤弓天子賜有功也。 (毛詩彤弓序。箒：『諸侯設王所愾而獻其功，王饗禮之。於是賜彤弓一，彤矢百，玈弓一，玈矢千。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

彤弓虎贲，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 (左昭十五年。)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 (詩閟宮。)

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形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 形管筆赤管也。

(詩靜女箋。)

從其有皮，丹漆若河？ (左宣二年。)

牲用骍尚赤也。 (禮記郊特牲。)

從上看來，衣服的赤色，是用來表示尊貴的；宮室及其他用具的赤色，是用來示盛美的。在染料之中，除去衣服的顏色，現在無從知道外；其餘主要染料或塗料還是丹沙。因此便以丹來代表紅色，如詩經『顏如渥丹，其君也哉』？即其一例。重視紅色的原因，現在尚不能尋出較早的史料。據漢人的說法，大抵由於拜火或拜日，太平經：(道藏太平部)

丙午丁巳火也，赤也。丙午者純陽也，丁巳者純陰也。陰陽主和，陽氣復和合，天下與也。爲者爲利。 (二，二十三。)

五書中善者使青爲下而丹字，何乎？吾道乃丹青之信也。青者生，仁而有心；赤者天下之正氣。吾道太陽仁政之道不欲傷害也。 (四，十一。)

以赤心，心生於火，還以付火，爲治象。是則延年益算，萬不失一，吾不欺子也。 (七，六。)

吾書中善者悉使青首而丹目，何乎？吾道乃丹者之信也。青者生，仁而有正；赤者太陽，天之正色也。 (七，二十七。)

東方者好生，南方者好養，夫不仁用心不可與長共事，不明不可以爲君長，故東方者，木仁有心，南方者火明也。 (六十九，二。)

夫太陽上赤氣乃火之王精也，火之王者乃光，上爲日月者乃照察姦惡人。

(一一九，八。)

用這些材料來解釋後世道教尚赤的原因，較爲確切，來解釋上古尚赤的原因，當然尚有問題。但道士的重視丹砂沿襲自上古；其重視赤色，自亦有襲自上古的可能。在尚未有確切解釋以前，固可存此以備一說也。

因爲丹砂是貴重的塗料，所以周人非常重視，庚嬴云：

隹王十月旣望，辰在己丑，王格於庚嬴宮，王蔑庚嬴歷。錫貝十朋，又丹一
桺。庚嬴對揚王休，用作季文姑寶尊彝，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周代以貝爲錢幣，丹與並稱，可見丹的貴重。禹貢荊州的貢品有礪砥丹，荀子中紀載丹沙，也認寶貴物品或裝飾，王制篇云：

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東海則有紫結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

又正論篇云：

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雖珠玉滿體文繡充棺，黃金充樟，加之以丹研，重之以曾青，……人猶相莫之招也。（高注丹研丹沙也，曾青銅之精，形如珠，其色極青，故謂之曾青。加以丹研，重以曾青，言以丹青采畫也。）

都可證明丹沙的貴重。

再從地下的新發現看來，也是自然的。董作賓先生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云：

將已刻文字的甲與骨，加以朱或墨的裝潢塗飾，這是武丁時代的一種特色。……像書契精華式的大字，無論甲，骨，許多都塗過硃砂（塗墨的較少，字也細小一些。）我記得最清楚的一段有經驗工人的談話；『村子裏也出大的骨版，但是太稀疏，字也小，永沒見過十四畝地（在第一區）出的那樣骨版，滿刻着紅鮮的硃砂大字』。（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

此外在墓葬中用丹沙，還可以從安特生甘肅考古記，李濟先生俯身葬（本所安陽發掘報告三期），馬衡先生新鄭古物調查記（東方雜誌二十二卷一期），知道應用的普遍。漢書佞倖傳，孔光奏徙董賢家屬云：

乃復以沙畫棺，四時之色，左蒼龍，右白虎，上著金銀，日，月，玉衣，珠璧，以棺至尊無以加。

又壽縣所獲的楚王棺板，上亦有金及朱的文飾，可證自上古，戰國，至漢都以丹沙爲貴重塗飾。所以史記貨殖傳稱，『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自非重視丹沙之時不致如此。又楊雄蜀都賦，『其中則有玉石睿岑，丹青玲瓏』。易林乾之咸『三人求橘，反得丹穴，女貴以富，黃金百鎰』，大抵皆是指此。

二 丹書

不惟商代重要文藉塗朱，周代也是一樣，一貫的承受，一直到漢猶然。大戴記
武王踐阼云：

武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爲子
子孫常者乎』？……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孔廣森

補注云『丹書古策府之遺典』。）

左傳襄二十三年云

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范宣子曰
『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
日』。

晏子春秋內篇雜上：

景公游於紀，得金壺，乃發視之。中有丹書曰『食魚無反，勿乘駿馬』。

漢書高紀：

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

漢書高忠功臣表序：

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於是申之以
丹書之信，重之以白馬之盟。

據以上諸則，凡傳世的典則，在奴隸的契約，傳後的箴銘，功臣的符契，都要用丹
書以示鄭重，至漢猶然。但鄭重的極致，歸於神祕，所以神祕的事也要用丹書來表
示。漢書王莽傳：

平帝崩……前輝光謝囂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圓下方，有丹書著
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

此外在緯書中，可以尋出許多關於丹書的話。大抵在緯書中認爲凡應世帝王都有符
命，而所有符命均係丹書。其丹書或自鳳皇之類銜來，如詩文王序正義引春秋元命
苞云：

鳳皇銜丹書，遊於文王之都。西伯既得丹書，於是稱王，改正朔，誅崇侯

虎。

又引尚書中候云：

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戶，再拜稽首受。

又引易是類謀：

文王比隆興始霸，伐崇，作靈臺，受赤雀丹書，稱王制命。

或以龍負出，御覽七九引尚書中候握河紀：

黃帝幽洛，河出龍圖，洛出龜書。白威赤文像字，以授軒轅。

御覽八〇引尚書中候握河紀：

帝堯……龍馬銜甲，赤文綠地，自河而出。

御覽八一引尚書中候考河命：

舜沈璧，黃龍負卷舒圖，出水壇畔，赤文綠錯。

或有魚出，魚有赤文丹書御覽九三六引河圖挺佐輔：

黃帝遊於洛，見鯉魚長三丈，青身無鱗，赤文成字。

詩商頌譜正義引尚書中候：

天乙在毫東觀於洛，黃魚雙躍，出濟於壇，黑鳥以雒隨魚亦上，化爲黑玉赤勒。

御覽八四引尚書中候：

武王……渡於孟津，中流受文，命待天謀。白魚躍入王舟，王俯取魚。長三尺，赤文有字。

或有龜出，龜負赤文丹書。開元占經一八〇引尚書中候握河紀：

堯勵德匪懈，萬民和欣，則色龜背袤廣九寸，五色，領下有文，赤文似字。

御覽九三一引尚書中候：

堯沈璧於洛，玄龜負書，出於背上，赤文朱字，止壇場，沈璧於河，黑龜出赤文題。

又云：

周公攝政七年，制禮作樂，成王觀於洛，沈璧，禮畢，王退。有玄龜青純蒼光，背甲刻書，上躋於壇，赤文成字，周公寫之。

酈元注水經洛水隱括其事曰：

黃帝東巡河過洛，脩壇沈璧，受龍圖于河，龜書于洛，赤文綠字，堯帝又脩壇河洛，擇良卽沈，崇光出河，綠氣四塞，白雲起，迴風逝，赤文綠色，廣袤九尺，負理平上有列星之分，七政之度，帝王錄記，興亡之數，以授之堯。又東；書于曰稷，赤光起，玄龜負書，背甲赤文成字，遂禪于舜。舜又習堯禮，沈書于日稷，赤光起，玄龜負書，至于稷下，榮光休至，黃龍卷甲，舒圖壇畔，赤文綠錯以禪舜。舜以禪禹。殷湯東觀于洛，習禮堯壇，降璧三沈，榮光不起。黃魚雙躍，出濟于壇，黑鳥以浴，隨魚亦上，化爲黑玉赤勒之書，黑龜赤文之題也。湯以伐桀。

以上除文王的赤雀銜書以外，其出赤文的地方非河卽洛，當然指河圖洛書而言。易繫辭：『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正義引鄭康成說，卽指龍圖龜書而言。惟尚書孔序以河圖爲八卦，洛書爲九疇，自是後起之義，不足以代表漢人的說法。在經籍除易以外，較早的史料中只有論語『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有點神祕的意義。然而在這唯一有神祕性質的一條上，還要附着丹書赤文的話上去，可見古代人對於硃沙字是有神祕的感覺的。至於有朱字的卜辭或冊書，周漢兩代是否在河洛有所發見，而引起許多神祕的話，則現在無從考究了。

丹書既有神祕的意義，道教的術士所用的符籙自然要用丹書了。符本指符節的符，如周禮門關用符節，孟子離婁『若合符節』，荀子儒效『曉然若合符節』，史記信陵君傳『晉鄙兵符在王臥內』，都指符節之符。其他若符瑞，符兆等抽象的意義，也只由此引申而出。符籙之符最初當亦由符節之符變來，如類聚帝王部引尚書璇機鈐：

湯受金符帝籙，白狼銜鉤入殷朝。（注金符禹錄，縛束之要，明湯得天下之要也。）

此所謂符籙卽符命之意。及後漢書方術費長房傳云：

老翁又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遂能醫療衆病，鞭笞百鬼，及驅使社公，……後失其符爲衆鬼所殺。

則符雖爲劾鬼之用，但由神仙手授，而不是凡人可以自作，仍與後來的符相差一間。

只方術解奴辜傳：

河南有麌聖卿，善爲丹書符効，壓殺鬼神而使之命。

則與後來的符無異了。自然効鬼之法不始於東漢，漢志有執不祥効鬼八卷，惠棟在後漢書方術補注中引淮南子高誘注也如此說。但無論如何不能磨滅符籙和符命的相關之義。而解奴辜傳所稱丹書効鬼，與緯書所稱帝王受命的丹書多少總有些關係，是不容置疑的事。至以丹書爲符自漢已然，藝術叢編所刊載的鳳翔陶瓶，周漢遺寶所刊載的陶瓶，和中央博物院所藏的藍田陶瓶（以上幾件是張政烺和高去尋兩先生告我的），皆用爲鎮墓，而字則丹書。又抱朴子登涉第十七所刊各符，後均說明要丹書桃板或丹書帛上。

三 丹沙之製鍊和服食

丹書的神祕性是一方面，其另一方面，丹沙的本身性質也從寶貴轉爲神祕。神



中國古代金丹家煉丹圖

轉載科學雜誌十七卷第一期
曹元宇：中國古代金丹家的設備和方法

仙的傳說，戰國時已有，史記封禪書：

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闈。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

此所謂不死之藥，尚須『求』而不是『鍊』。張良傳所稱避穀與赤松子遊，亦未言『鍊丹』及『服餌』，似與鍊丹尚無關係。但海上求而不得，當然向內陸求之，所以在漢武淮南的時代，『鍊』的方法便開始了。鍊的方法爲鍊丹砂成黃金，藉丹沙所成的黃金以求仙藥，並非如後世的人直接將丹沙吞到腹內去。史記封禪書：

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而丹沙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皆耳見；見之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

漢書劉向傳：

宣帝修武帝故事……復興神仙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祕書；書言神仙使鬼物爲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爲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乃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上乃下更生吏。

據劉奉世和王先謙所考，因爲劉德和劉安時代不相及，淮南詔獄乃係劉澤詔獄，因涉及淮南鴻寶祕書而誤。書之屬淮南，固不得因獄之非淮南而有疑義。因郊祀志因云劉更生獻淮南枕中鴻寶祕之方，不言爲劉澤也。今案御覽九八八引淮南萬畢術中有『朱沙爲湏』之語（湏卽汞，汜勝之書亦有此語，與淮南同時），可證淮南確有丹砂的經驗。

西漢求仙之術今所知者，僅此而止。列仙傳所稱神仙雖然有服食丹沙之事。但此書決非劉向所作，從宋代陳直齋已經懷疑。其書雖仿列女傳，但語法全和列女傳不類，最顯明的是列女傳贊，不用對偶，而列仙傳贊，多用對偶。商丘子胥條其地名則有後漢的高邑，凡此等類，均可證明其後出，宜其不見於漢志。所以此書雖言服食丹沙，却不能證明西漢已有其事。

不但如此，方士鍊藥，雖然爲對付君主和貴族，想出鍊丹沙化黃金的方法；但在

一般人心目中，神仙仍然是求的。仙人唐公房碑云：

居攝二年，君爲郡吏。……旁有真人，左右莫察，而君進美瓜，又從而敬禮之。……乃與君神藥。……以藥塗屋柱，飲牛馬六畜。須臾有大風玄雲來迎公房，妻子屋宅，六畜，翛然與之俱去。

學仙本來非捐家室不可的，即漢武帝尚稱『誠得如黃帝棄妻子如肢屣耳』。此則妻子，屋宅，六畜，『翛然』與之俱去。如此得仙，誠天下之大樂，豈特南面王不易而已哉？然而鍊丹沙的人却從不敢作此想。抱朴子勸人學仙可謂極辭令之美，但決無一語及於飛昇到屋宅。神仙傳稱劉安雞犬昇天，雖大抵從唐公房事演化而成，但已加以修改，不及屋宇。因爲劉安的藥是『煎泥成金，凝鉛爲銀，水鍊八石』；若可飛昇屋宇，則古來之畫棟彫梁，皆以丹青爲飾，阿房長樂，早已蔚爲雲表之大觀，縱在劉安本人恐亦不至相信也。由是可知方士術藝，與流俗傳聞，標準不同，方法亦異。此由方士早已從求仙變爲鍊藥，流俗尙因仍從前之傳說。

大抵在東漢的方士已經注重服食，（以前當然也服食，如漢武說差可少病，史記扁鵲倉公傳，齊王侍醫自練五石服之，之類，但東漢有專重服食者。導氣之說亦見於莊子呂覽淮南，然固不稱爲內丹也。）論衡道虛篇云：

道家或以導氣養性，度世而不死。……道家或以藥物，輕身益氣，延年度世，此又靈也。夫服食藥物，輕身益氣，頗有其驗。若夫延年度世，世無其效。百藥愈病，病愈而氣復，氣復而輕矣。

論衡譏服食而不譏泛海求仙，可知東漢中葉之方士，早已舍棄海上求仙之法。所以求不死之方，則爲導氣或服藥。導氣即包括後世所謂內丹，服藥即包括後世所謂外丹。但所稱百藥不純指丹沙耳（超奇篇『入山見木，長短無所不知；入野見草，大小無所不識。然而不能伐木以作室屋，採草以和方藥』。則所謂方藥仍以百草爲主也。）。古詩驅車上東門篇『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亦未明言丹沙也。

有系統的服食丹沙大約是東漢末年之事，太平經

一者真記謠冥諦憶，二者仙忌詳存無隱；三者探飛根吞日精，四者服開明靈符，……十者服華丹，……二十者作白銀紫金。（一，七。）

華丹當然和丹砂有關，至於周易參同契則全書幾卷爲鍊治丹沙之法。朱子語類一二

五周易參同契節雖然說：

坎離水火龍虎鉛汞之屬，只是互換其名，其實只是精氣二者而已。 精水也，坎也，龍也，汞也；氣火也，離也，虎也，鉛也。 其法以神運氣結而爲丹，陽氣在下初成水，以火鍊之，則凝成丹。

參同契朱注也以內丹來解釋，但到了『可入口』，『刀圭』等字，便無法解釋了。

服食丹沙之事至三國更盛，世說言語篇：

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 注云，『秦丞相寒食散之方，雖出漢代而用之者寡，靡有傳焉。 魏何晏首獲神效，由是大行於世，服者相尋也』。

秦丞相不知何許人，漢三公無姓秦者。魏曹真或謂姓秦，然魏人向待以宗室，不溯本姓。 惟魏明帝幸臣秦朗見明紀注引魏略，稱明帝卽位授以內官爲驍騎將軍給事中，四方以附近至尊，多賂遺之，富均公侯。 又曹真傳引魏略曰『太祖爲司空時納晏母並收養晏，其時秦宜祿光阿蘇亦隨母在公家，並見寵如公子。蘇卽朗也』是朗與晏處境全同，其方當有互傳之機會。 丞相侍者曰宜祿，秦丞相之稱或涉其父而誤也。 五石散卽丹砂，雄黃，白礬，曾青，慈石，見抱朴子金丹篇；此與參同契丹方爲異黨，但至抱朴子已兼收之。晉人甚重視此方，清俞正燮癸巳類稿有專篇言及，近人周樹人亦曾論及，惜多未詳言出處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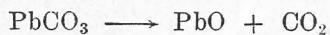
漢書田千秋傳云『上每對羣臣，自歎羣臣，自歎羣臣，自歎羣臣，爲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卷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蓋武帝時僅欲以丹沙鍊金，所服者當爲其他藥物，尙非丹沙。 故未中毒，因差可少病，年至七十餘。 自後晉人服丹沙者鮮不中毒。 至魏道武帝服寒食散以死（見魏書本紀），唐憲宗服金丹以死，穆宗餌金石之藥以死，武宗服方士藥，竟喜怒失常以死，宣宗季年中風毒（并見唐書本紀），尤昭昭在人耳目者也。 至唐太宗服胡僧藥以死，見舊唐書處俊傳，然謂爲婆羅門舊方，或與中國術士未可類及。王鉉默記所載玄宗事，則野史謬悠之談，固難置信矣。

方士對於鉛和汞並重，在參同契作者時已開始。 其關於鉛的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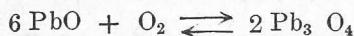
故鉛外黑，內懷金華，被褐懷玉，外爲狂夫。 金爲水母，母隱子胎；水者金子，子藏母胞。 真人至妙，若有若無。 彷彿大淵，乍沈乍浮，退而分布，

各守境隅。望之類白，造之則朱。鍊爲表術，白裏貞居，方圓徑寸，混而相拘。

可見對於鉛的神祕觀念，還是由於鉛丹的紅色而起，所謂『望之類白，造之則朱』。本來鉛白加熱即可得密陀僧：



密陀僧再加熱即可變爲鉛丹，而且又是可逆反應：



所以在方士看起來，有變動不居之感。這和丹砂加熱可成水銀，水銀與硫黃同加熱，又復還爲丹砂，是一樣的神祕，故硫黃有黃芽之稱也。

神仙傳云：

天門子者姓王名綱，尤善補養之要，故其經曰……陰人所以著脂粉者，法金之白也。是以真人道士，莫不留心注意，精其微妙，審其盛衰。

這似乎透了一點消息，金丹和婦女的塗飾有關。在匈奴的烟支未普遍使用到中國以前，婦女的塗澤就是朱和粉。殷虛中還發現盛朱的器具。鉛和汞是金丹家的兩翼，而都在婦女面上尋得，不能不算奇事。世說新語卷之二引魏略稱何平叔云『晏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或者又有他的特別原因，不僅爲修飾而已。

服食之事以唐爲最盛，宋時已爲餘波，如春渚紀聞所闢專章，乃鍊金非服食也。其得大名者，則爲論衡所稱導氣養性一類。宋代得名最大者爲陳希夷，然史稱隱居武當山九室，服氣辟穀，歷二十餘年。其對周世宗則曰『陛下爲四海之主，然以致治爲念，奈何留意黃白之事乎？』對宋太宗則曰『搏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自日昇天，亦何益於世？』（宋史隱逸傳）。朱熹注參同契發明內丹之旨，即其遺教。至元代丘處機亦以清心寡欲爲長生久視之道（元史釋老傳）。蓋服食之術其費甚大，不接近帝王貴胄則力不能舉，養生導引爲費甚微，仍可從事隱逸。故後代雖有林靈素陶仲文，亦可有陳希夷，丘長春。前此成五利固不必論，即傑出如葛洪猶必爲縣令嶺南，寇謙之亦必依附權貴，賢如李鄴侯仍非仙非俗，爲舊史所譏也。近代以還惟聞鮑春霆罷歸以鍊丹致疾，至一般道士則以北平之白雲觀爲大宗，即承自丘處機，自不復有鍊丹之

事。其支流蕃衍傳播爲過去士夫間，如同善社，悟善社，道德社，紅萬字會等，亦皆以靜坐求長生，不從事於金丹寒食散矣。

附註：關於中國方士的進展，美國 Obed S. Johnson 作有中國鍊丹術攷（商務印書館出版，並有譯本）。其書許多地方都是正確的，只前兩章牽入老莊，殊爲強勉，講後期的發展，未根據道藏，亦爲美中不足。又 A. Waley 在英國 Bulletin of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有補正一篇，前幾段是關於引書的提要，後兩段頗有意見。惟對方士那羅邇婆寐事謂新唐書言其死於長安，因不能決其歸國與否。實則新書亦採自酉陽雜俎，惟調停舊唐書及酉陽雜俎曰『後術不驗，聽還，不能去，死，』非更有所據（其言譖詐之事亦採自段氏，爲舊書所無）。新唐書好擅改，如郝處俊傳之『靈草祕石』，改作『奇花怪石』，有傷原意，無當宏旨，即其例也。自不如據舊書及會昌一品集之方士論爲得。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七本四分勘誤表

第幾頁	第幾行	第幾字	誤	正
五二〇	十二		高	楊
,	十七		徑	經
五二二	七		高	楊
五四八	倒數六行	倒數第三字	八	七
五五〇	十七		若別拽刺 落河	若別拽刺 曳落河
五七三	二		玄應 <u>音義</u>	玄應一切 <u>經音義</u>
,	三	六	溶	落
,	五		拔野占	拔野古
,	,		阿跌	阿跌
,	,		謹附於此	附此誌謝